

特殊就业季,“后浪”如何入海?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达874万,同比增加超过40万人。叠加疫情影响,本届毕业生就业面临诸多挑战。作为“后浪”,“入海”之路是否顺利?记者近日采访了多名毕业生。

“剑”未配妥,转眼已“闯荡江湖”

直到毕业,王圆圆还没有参加一场招聘考试。作为985高校的应届硕士生,去年秋招没有找到满意工作的她一直寄希望于春招,并早早开始准备高校事业编制的招聘考试。没想到本应在上半年举行的各高校线下招聘也一推再推。

招聘周期的推迟也打乱了一些应届毕业生的计划,他们大多是因各种原因错过秋招,寄希望于春招的同学。“身边很多同学在秋招签约了,只剩我还没找到工作,所以心里一直很志

忑。”整个毕业季,王圆圆的心一直是悬着的。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招聘整体推迟。“到毕业前还没确定工作的,很多是想去高校等体制内单位的同学。”王圆圆说。对即将失去应届生身份的他们而言,更要把握住眼前的每一个机会。

此外,一些传统线下行业也因疫情受到冲击,人员招聘需求下降明显。数据显示,贸易进出口行业2020年上半年应届生岗位招聘规模同比下降了24%。



新华社发 翟桂溪 作

新经济浪潮下的新选择

人社部表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多样化的就业创业模式。随着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网络营销行业的兴起,覆盖用户规模达到8亿人以上,互联网营销从业人员数量以每月8.8%的速度快速增长。

人工智能、大数据、电竞、直播……面对新经济新技术浪潮,这一代年轻人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南京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院长易旭丹告诉记者,初步统计,今年该院毕业的300多名播音系学生中,有大概15%的人选择进入电商领域,成为一名“互联网营销师”,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带货主播。

明峻就是其中之一。大三时,他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杭州一家MCN机构实习,开始尝试直播带货。

“我觉得对于学播音的大学生来说,上手并不难。”明峻说。上岗三个月后的“双十一”当天,他所在的直播间销售额

达到2000万元。

高校的相关专业也在积极适应新的就业形态。“过往的播音教学服务于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更强调规范性和专业性,但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我们发现就业市场对个性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易旭丹说。今年9月,学院将开设针对直播销售的“新媒体主播”课程。

随着电商销售品类日趋多元,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在其中看到属于自己的未来。

亦凡是杭州某高校药学系的应届毕业生,他没有像同学们一样进入医药行业,而是选择成为一名看似和自己的专业无关的带货主播。

“我的优势就在于专业知识的储备。”亦凡说,“我很享受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能把兴趣变成工作,也没有丢下专业知识,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到基层挥洒青春

毕业季还有一些毕业生选择在基层挥洒青春。朱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她没有选择在北京等大城市就职,而是开启了另一段故事:去云南支教两年。

毕业前两次短期支教经历,让朱灵坚定了投身教育的决心。

“孩子们会用汗津津的小手拉着你在操场上疯跑,会盯着你问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会甜甜地叫你一声老师……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让我愿意倾尽所能守护他们。”朱灵说。

“对我来说支教和就业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只是一个平凡的选择。”朱灵说。

为鼓励大学生赴基层就业,2020年全国将招募3.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等“三支一扶”工作,比2019年增加5000名。

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心主任黄海莺说,面对今年更加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福建省开发了1800个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重点向原中央苏区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倾斜,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事业单位工作。“希望毕业生们充分用好就业创业政策,发挥专业专长和个人能力,在基层发挥作用。”他说。

(据新华网)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朱希孝在整个行刑期间,紧张得出了一身大汗,如今背心发凉。他瞅了瞅地上躺着的四个大血人,赶紧车过脸去,对小校说了一个“散”字。

小校又跨前一步,高喊:“列位官员,散场——”

顿时间,两边厢官员像潮水一般向端门涌去。他们既不互相议论,也不敢在这里多留一会儿。不消片刻,观刑的官员就退得一个不剩。其实,无论是今天的理刑官朱希孝,还是观刑的上千名官员,及这四个受刑者,都不知道他们的主宰者——十五岁的皇上朱翊钧,打

从辰时起,就在冯保的引领下,偷偷地登上了午门城楼。在罩着薄纱的木格窗棂后头,他们观看了整个行刑的过程。当那血肉横飞的场面出现,冯保担心小皇上受到惊吓,便从旁小声说:

“万岁爷,别看吧,这场面太血腥。”

朱翊钧却盯着刑场目不转睛,以无比兴奋地口吻说道:“大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万岁爷,您?”

朱翊钧回过头来,盯着冯保,眼眶里竟射出与他的年龄毫不相符的杀气,一字一顿说道:“大伴,到今天,朕才尝到当天子的味道。”

冯保如被灼热的火苗烫了一下,浑身一震。他陡然感到眼前的朱翊钧再不是当年那个满脸稚气童心未泯的小皇上了,心下一酸,眼角竟滚出了泪珠。

“大伴,你怎么哭了?”朱翊钧惊讶地问。

冯保赶紧擦去眼泪,佯笑着说:“看到万岁爷长大了,老奴才心里高兴。”

“记得朕十一岁时,元辅张先生就教导朕,为天子者,须得仁服天下,威加四海。前几年富民强兵多行仁政,这回廷杖吴中行等四人,便是威加四海的开始。方才刚闻到一点血腥,你大伴就以

为朕害怕,岂不笑话。如果连这一点血腥都见不得,如何行天子之威?”

朱翊钧一边看廷杖一边议论,那神情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折子戏。冯保内心恨不能行刑兵士把这几个犯上作乱的“罪官”杖死,但平常他却连杀鸡都不敢看。所以,一见这血腥场面,他的胃就朝上翻直想作呕。朱翊钧大约看出了冯保的悻悻,便奚落道:

“大伴,你倒真是有点妇人之仁。”

冯保嘿嘿笑着,一脸的无奈,忽然,他指着端门方向,对朱翊钧说:“万岁爷,你看!”

朱翊钧探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九品官服的年轻官员独自一人穿过端门,走进了空荡荡的广场。朱翊钧禁不住好奇地问:“这个人要干什么?”

独自走进午门广场的这个年轻官员,名叫邹元标。

却说廷杖之后,为了防止在现场引起骚乱,理刑官立即下令散场,待所有的官员散尽后,小校让兵士将地上四个血人拖出去交给家属。兵士们将毡上的白布一曳拖向端门,广场上顿时留下四道殷红的血迹。

四名“罪官”的家属,打从天不亮就跑到端门外守候,如今见四人被拖出

来,一个个皮开肉绽气息全无,顿时都放声痛哭。此时这端门外,除了家属,还有不少平日与“罪官”们有交谊的或者说同情他们的一些年轻官员,也都赶来这里。他们不忘请来救治的郎中,在一片震天的号啕中,郎中们开始手忙脚乱的救治。这四人虽然昏迷不醒,但嘴巴却全都大张着,皆因他们嘴中“咬”着的木棒儿被拿下了,昏迷中颞骨又不会动,故都合不拢。这样倒给救治提供了方便。郎中们将事先准备好的蝎蛇胆浸在一小盅黄酒中,倒进他们的嘴。民间一直流传着蝎蛇胆可以让人还阳的说法。吞了蝎蛇胆,再来给他们包扎。刑杖打的都是下身,屁股与双腿被打烂,白厉厉的骨头都已显现出来。这悲惨的伤情,在场的不少女眷都吓得昏厥过去。郎中们在包扎时出现了困难,零零碎碎的肉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再植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敷上大量的金疮药,给他们止血止痛。

邹元标也是极早赶到端门外守候的,如今眼见这抢救的场面,他感到五内俱焚。他是今年秋闱大典中刚刚得中的新科进士,穿上补服才不到两个月时间,分配到刑部观政。